



■ 天眼



■ 雪域

话题

怀着刻意 选择原始呼唤

◆ 黄梁

不同于观光留念的拍拍照，沈志文教授镜头下记录的黄石公园是“会说话”的。看得出来，沈教授的作品并不是随手一拍，再加点后期制作起个名就完事的，他的作品一般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才按下的快门。这不仅是说他拍摄的角度、光线如何巧妙，光是技巧许多摄影爱好者同样可以做到，他最难得可贵之处在于对眼前的景色能先行做出一番思考。

万里晴空下，苍茫的岩地中央，一潭青蓝色的泉眼引人注目，此情此景会让你想到什么？我猜想，沈志文定是怀着一颗对自然最敬畏的心凝视着这片土地的吧！不然他怎么会认为，这小小的泉眼是一副“天眼”呢？这是何等的赞美啊！当我看到这幅《天眼》的时候，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单是这个池子或许担不起“天眼”的赞誉，然而看到整个画面时，我不得不承认这名起得实在贴切。

他的镜头刻意寻找着真实，自然是什么样，他就拍什么，因而他的作品中每一个色调都是原始却包含深意的。

想象力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就是生命力。甚至可以说，每一个艺术家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拥有怎样的想象力。沈志文教授的想象力让他的作品展现出了东方文化神秘而浓郁的沉静美。

虽然取材于美国的黄石公园，但是每一张作品流露出的都是中国味道。沈志文教授用东方人的思想想象着、记录下黄石公园的美景，这种中西视角的迥异既让东方人感到新鲜，也同样能让西方人深深沉醉，这其中关键就在于他创造出了自己的艺术语言。作为东方人，我居然在题为《地壳初貌》中，“看到”了青藏高原的日照！截然不同的景致却有着如此神似的精神体现，这就是沈志文的创作风格。

现代文明发展太快，很多东西我们还来不及细心留心就可能消失。在这样的快节奏中，沈教授却还能静下心来，走在寻回原始生命之美的路上，他何尝不是在提醒人类要拾回对大自然的感恩？不同于后现代艺术用颓废怪诞来张扬，他用最饱满的生命力却同样有力地呼唤着！

本版摄影作品均沈志文摄

■ 上古胴体



镜头艺术的神圣化想象

——一个中国摄影家眼里的大自然遗产

◆ 菲利克斯·托雷斯(法国)

大自然神圣化的艺术感染力，我受邀欣然前往，并写下了这篇观后感。题为『镜头中的世界自然遗产，黄石』摄影展，用他独特的镜头感，向观众诠释了我的好友沈志文教授，上月在美国纽约紧邻曼哈顿的艺术广场，举办了主

沈志文教授多年来，以上海、巴黎、纽约三大国际大都市为轴心，遍访艺术宝藏于三十多个国家，足迹所至，眼界开阔。我则一直热衷于从东方艺术家的眼中研究西方艺术文化这样的交流活动，由此与他结识。此次黄石专题摄影展，就是他自然艺术创作的一次尝试，也是他用中国人的镜头对西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的一次解读。

黄石公园是世界最大和最早的国家公园，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遗产，它最吸引人的就是其完全原生态的环境。黄石丰富的地貌和奇异的景观，给艺术家们带来了无尽美的感受和创作灵感。但美在自然界中无论显得何等瑰丽，却总是偶然的。自然在具有艺术家眼光的人的观察里，才表现为美，并且只有经过人们的再创造才能升格为艺术的美。正是这种再创造的能力让沈志文教授赋予了黄石独特的魅力，也让其摄影作品区别于他人的呈现。

想象力是再创造能力的基础。人的个体本能非常有限，譬如大漠的沙粒，沧海的滴水，面对大自然的伟力，渺小而孱弱。然而，人的心智却包罗万象，四通八达，上接天下纳地，焕发着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艺术家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生活阅历和情感体验，从对大自然的观察中汲取养分和开拓眼界，运用想象力，把在社会实践看到的客观事物，恰到好处地熔铸到艺术作品中。沈教授的再创造，往往带有明显东方哲学的印记。

比如一幅名为《天眼》的作品中，土地表面由地热形成的一汪彩色泉眼，在沈教授的想象中，变成了上天的眼睛。我知道在中国人的传统里，认为天最大，所谓天意不可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天眼》表现的是一个自然景观，但神圣化的处理手法，使得作者把对大自然的赞叹和敬畏都融入作品中，让观众感同身受，印象深刻。

沈教授向我介绍说，年轻时大量进行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现在又选择以大自然为题材进行艺术摄影，还是出于中国文人骨子里的山水情怀。古代中国文人大多寄情于山水间，不少山水画作和诗句，在描绘美景的同时，多有托物言志之目的。如今，科技的发达让文人们多了一种表达诉求的方式。而他拍摄黄石公园也是处于对当今环境恶化的忧虑，希望能用镜头传递自然美，用艺术激发心灵美，唤醒更多的人，投入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列中去。

人类的艺术创作源于自然又归于自然。我非常期待看到沈教授更多用镜头和自然对话的艺术作品。

(作者为法国著名出版人、历史学家)
本刊纽约 26 日专稿，翻译 张艺华

■ 冰火交融

